#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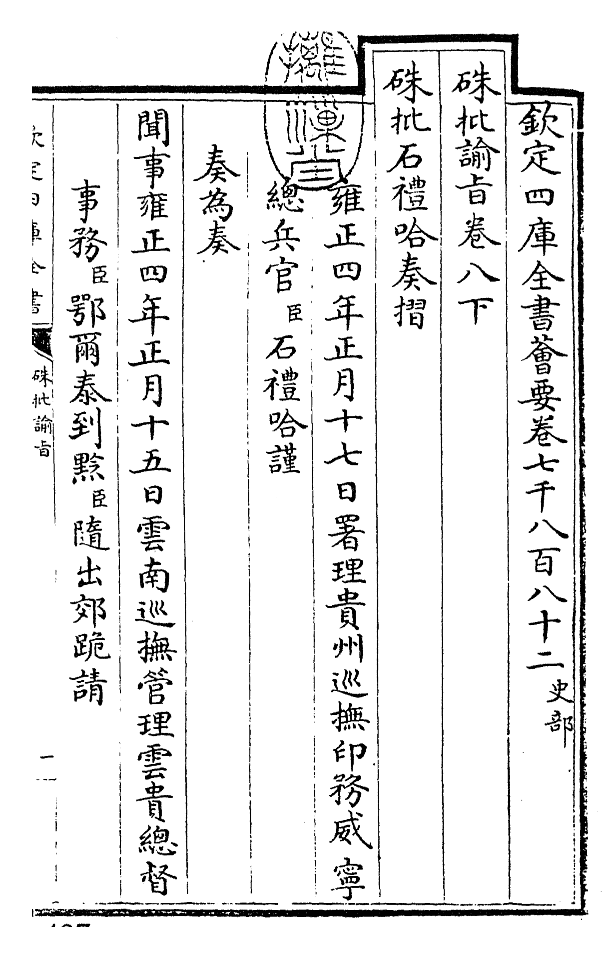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硃批諭旨卷八下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硃批諭旨卷八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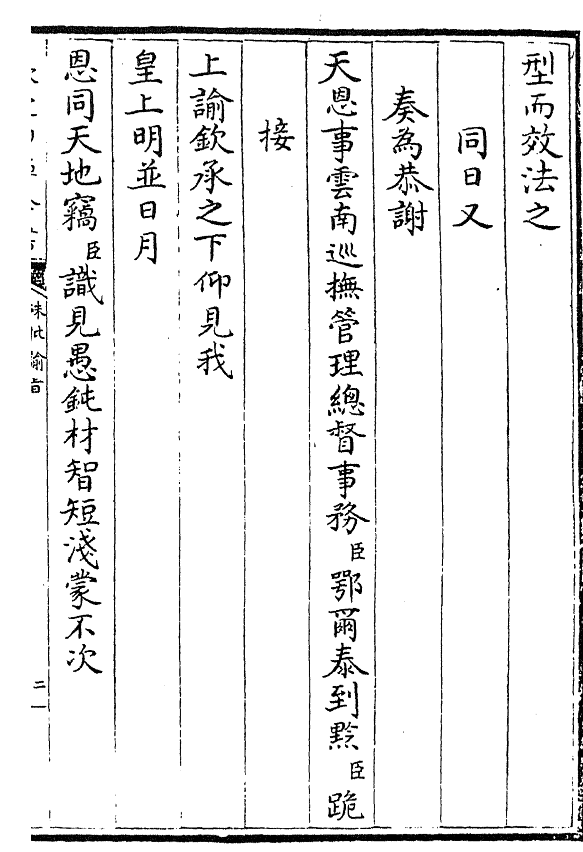
硃批石禮哈奏摺

雍正四年正月十七日署理貴州巡撫印務威寧總兵官臣石禮哈謹

奏為奏

聞事雍正四年正月十五日雲南巡撫管理雲貴總督事務臣鄂爾泰到黔臣隨出郊跪請

聖安臣據督臣云前出京時我抱恙未痊上廑
聖懷所以經過省會地方俱令督撫代呈我的奏摺所
有督臣鄂爾泰摺匣恭呈
御覽臣面見督臣鄂爾泰精神氣色甚好病體全愈已
於十六日起身赴雲南任所矣理合奏
聞謹
奏
覽此奏朕深為欣慰鄂爾泰當代人物也汝宜以為儀



型而效法之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雲南巡撫管理總督事務臣鄂爾泰到黔臣跪

接

上諭欽承之下仰見我

皇上明並日月

恩同天地竊臣識見愚鈍材智短淺蒙不次

殊眷畀署黔撫八月以來實懼曠職

聖諭以臣頗能實心効力無甚過處仰荷

恩綸彌深惶悚又蒙

念及臣年少未經歷練或致有差錯之事非其福也是

聖主加恩於臣至深至重臣敬奉

上諭不禁感激涕零俟新撫臣抵黔臣凛遵

諭旨即回咸寧總兵任所惟有竭盡心力以期仰報

高厚於萬一理合具摺恭謝

天恩伏乞

睿鑒謹

奏

汝更能涵養氣質以化其偏亦不可多得之才也當自珍重舉凡天下事理過猶不及中和之道人所難能於公私義利界限辨明不惑尤為不易勉之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署理貴州巡撫印務威寧總兵官臣石禮哈提督貴州總兵官臣馬會伯謹

奏為奏

聞事竊查前雲貴督臣高其倬於謹陳調劑黔省事宜

等事案內會同

題請移撥大定鎮弁兵分防長寨羊城坉等處定番州所屬青藤斷杉樹兩處設立塘汛護衛行人已

遵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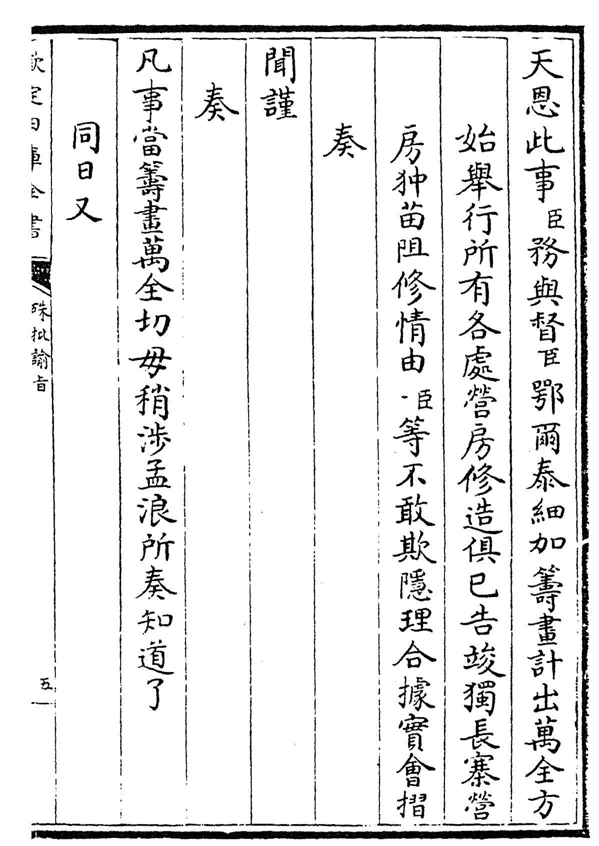
俞旨准行在案隨令勘明扼要形勢估計葢造官署營房臣等恐夷苗從中滋事復轉飭地方文武官員

傳集各寨衆苗先賞給花紅面加勸導咸皆踴躍
傾心無如苗蠻性同犬羊反覆不常旋即更變二
月内據廣順州知州盧兆鶚禀稱有長寨狆苗抗
違不法用石堵塞路口輪流把守聲言不容進内
葢造營房臣等查長寨狆苗向多頑梗遣官化誨
曾將把總絪縛箠楚裸體放回皆由從前文武因
循姑息不即懲治相沿至今愈無忌憚臣等悉心
會商欲狆苗知威之可畏必先示以恩之可懷於

三月十三日差撫標遊擊趙文英提標遊擊卜萬年齎帶告示遍行張掛剴切曉諭倘能畏法輸誠不敢阻撓則營房即可葢造自應恕其前愆勵以後效設諭之不遵怙惡不悛臣等與督臣商酌勢不得不用兵以彰

國法臣自敬聆

硃批訓旨無時不以安靜地方為念斷不敢以有事為榮孟浪輕率亦不敢畏縮推諉致負





天恩此事臣務與督臣鄂爾泰細加籌畫計出萬全方始舉行所有各處營房修造俱已告竣獨長寨營房狆苗阻修情由臣等不敢欺隱理合據實會摺

奏

聞謹

奏

凡事當籌畫萬全切毋稍涉孟浪所奏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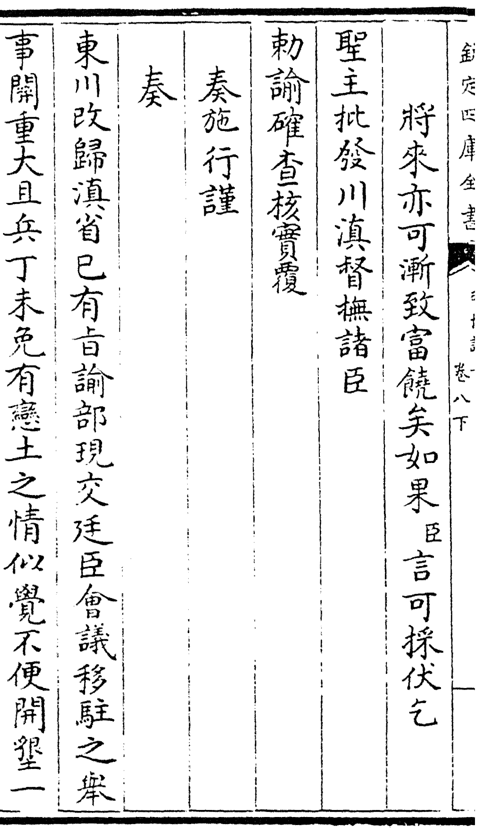
同日又

奏爲欽奉
上諭事竊查滇黔粵西三省邊界接壤安籠鎮蒙
皇上命臣等悉心商酌各出己見覆
奏臣恭繹
聖諭細按輿圖並遴委屬員會同滇粵委員細加確勘
相度地方形勢斟酌道里遠近有宜歸安籠鎮者
有宜仍照舊制者已就臣愚昧之見奏
聞併恭繕黃冊進呈

御覽外臣更有請者臣聞東川一府自改土歸流以來設立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六員兵丁一千名向隸川省管轄每見該營弁兵赴川領餉必由黔屬之威寧畢節永寧等縣方入川境計程二千餘里往返兩月有餘甚為遥遠兼之川省界限中隔黔屬地方遇有緊要之事每致緩不及濟查雍正三年十月内烏蒙土目禄鳴坤領兵欲占巧家地方該東川府飛報本省撫提諸臣並就近禀報

雲貴督臣高其倬於十一月初三日發曲尋鎮及援勦協兵共一千名前往該土目見雲南發兵畏懼退回追至十二月十七日川省差千把各一員始到畢節縣前事消弭已久是葢鞭長莫及之明驗也查東川距滇省七站兼程三日可到距滇省之援勦左協四站兼程二日可到若東川一府就近改隸雲南即將援勦左協所轄官兵分防移駐頗為便捷查該協額兵一千六百名今自尋甸州

起安設塘汛至東川府沿途四站所需塘汛兵丁
約計二百名再抽八百名撥該協遊擊一員守備
千總各一員把總三員分駐東川府餘兵六百名
該協仍駐尋甸州儘足以資捍禦至於東川一
營額設官兵似應移駐八仙海子地方彈壓開墾
稻田壩等處地土如此一轉移間則東川營弁兵
可無領餉遠涉之勞川省撫提諸臣亦無鞭長莫
及之慮即威寧地方得有本處稻田壩米糧接濟



將來亦可漸致富饒矣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聖主批發川滇督撫諸臣

勅諭確查核實覆

奏施行謹

奏

東川改歸滇省已有旨諭部現交廷臣會議移駐之舉

事關重大且兵丁未免有戀土之情似覺不便開墾一

事朕細詢髙其倬其中大有隱情不應苟且圖利而滋

害佚諸務料理就緒彈壓防禦之策措畫萬全然後再為區處未為晚也況朕聞烏蒙之勢甚衆若止撥兵數百何足以資鎮撫攘外安內機宜所繫匪輕慎毋易視徒起釁端凡事慎之謹之

雍正四年六月十八日威寧總兵官臣石禮哈謹

奏為奏

聞事竊惟廣順府所屬長寨頑苗阻修營房一事臣與

提臣馬會伯會摺

奏明新任撫臣何世璂於四月初二日到任所有奉

硃批面交撫臣之事遵

旨逐件面交清楚臣因狆苗梗化地方有事是以未敢

即回威寧鎮署又接雲南廵撫管總督事臣鄂爾

泰來書云狆家苗黔省大患震懾羣苗在此一舉

雖新撫到任須與提督始終此事業已摺

奏等語臣在省與撫提臣悉心商酌調遣官兵相機

勦撫嗣於五月初九日起至六月初十等日陸續

攻破谷隆長寨者貢羊城坉等處其長寨者貢之首惡阿革阿紀以及各小寨一切脅從羣苗俱赴軍營乞憐臣又准督臣鄂爾泰照會於六月初八日前赴軍營見賊穴俱已攻開首惡亦已就縛頑苗皆魂驚魄散從未有如此之畏懼者因思頑苗四處潛逃將來無以餬口保無不在別地方刦擄生事除將阿革阿紀等移解撫臣何世璂審擬另

行奏

闡外臣嚴飭各該將弁不許妄行誅戮一面出示諄切
曉諭寬宥脅從悉歸安業并將拏解一切婦女童
擄詢明住址親識先為摘釋以貽
聖朝寬大之恩至從前督撫提臣
題定安營處所臣一一親歷其境相度形勢應如何
布置安頓條分縷晰與督撫提臣會核覆
奏施行臣恐上凟
聖懷合將現在辦理緣由具摺奏

聞謹

奏

朕為斯事時縈懷抱今覽此奏欣慰實難筆喻爾之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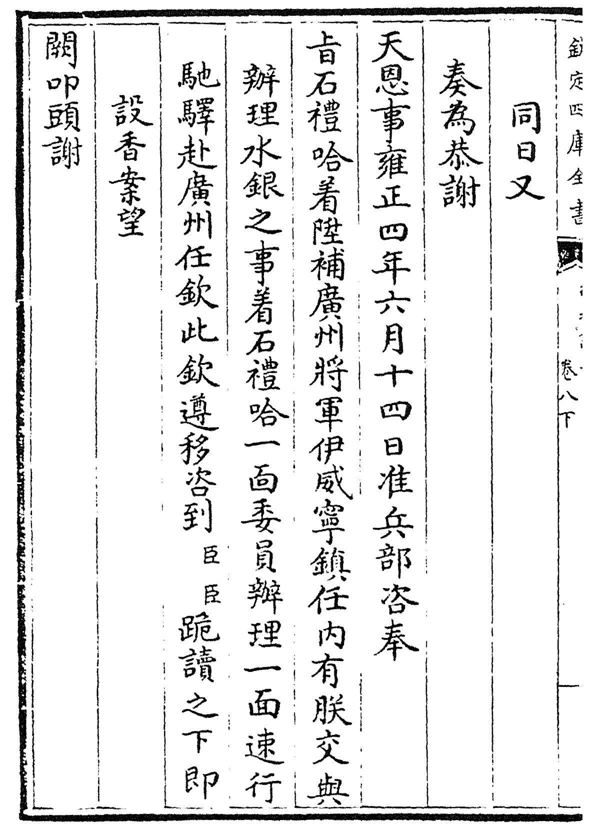
嘉殊非尋常如此方為不愧朕所簡拔至爾臨事果敢

赤心報効處其他恩賚不足以酬爾之邊功朕另有旨

賜還爾父原職也既有此勞績當更加謙恭持己和平

應物毋得傲慢自詡以氣凌人恃功務能而致疎於職

任勉之慎之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四年六月十四日准兵部咨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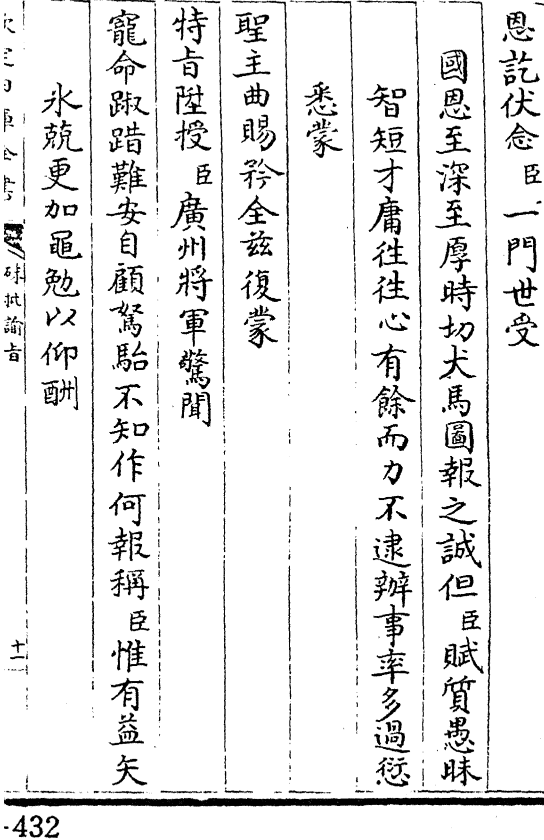
旨石禮哈着陞補廣州將軍伊威寧鎮任内有朕交與

辦理水銀之事着石禮哈一面委員辦理一面速行

馳驛赴廣州任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跪讀之下即

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一門世受
國恩至深至厚時切犬馬圖報之誠但臣賦質愚昧
智短才庸往往心有餘而力不逮辦事率多過愆
悉蒙
聖主曲賜矜全茲復蒙
特旨陞授臣廣州將軍驚聞
寵命踧踖難安自顧駑駘不知作何報稱臣惟有益矢
氷兢更加黽勉以仰酬

高厚於萬一耳為此繕摺恭謝

天恩再運賣水銀一事蒙

皇上交臣辦理臣隨即撤調普安州知州洪奕隆千總李世英赴省辦運合併聲明謹

奏

朕原期許爾可為國家柱石之資但惟和平是務不可恃才自用勉之

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鎮守廣州將軍臣石禮哈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准貴州撫臣何世璂咨准吏部咨開內閣

交出雍正四年七月十七日奉

旨貴州狆家苗肆行不法十餘年來擾害平民朕知之甚悉石禮哈方署巡撫印務即奏其罪惡多端應行征勦然此事甚有關係朕心時時廑念今據石禮哈奏報谷隆長寨者貢羊城扽等處俱已攻破首惡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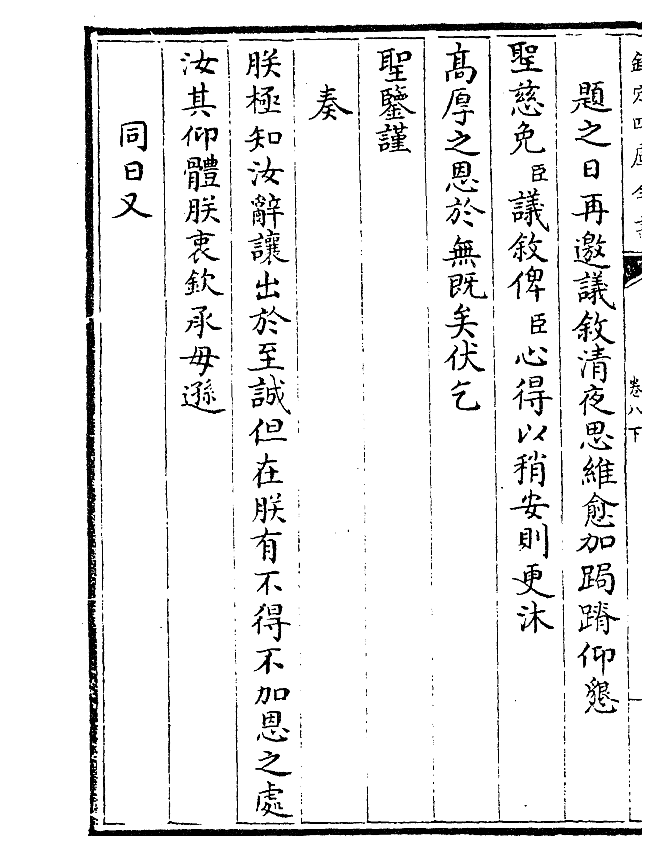
革阿紀及為從兇苗川販等亦俱就擒縛等語朕甚為嘉悅石禮哈調度有方籌畫盡善除事竣具題到日照例議敘外今先沛特恩於其父着將石文焯革職之處復還以示朕賞功推恩之意欽此欽遵轉咨到臣臣當即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父子世受

國恩均任封疆重寄撫心自問毫無寸長足錄蒙

聖主加恩於臣不次超擢至於臣在省辦理狆苗一事
仰仗
皇上天威擒拏首惡寬宥脅從會商督臣料理撤兵此
皆臣分所當為之事茲蒙
天語褒嘉先沛
特恩准復臣父石文焯巡撫之職聞
命自天不覺感激涕零抑臣更有瀆陳者臣父蒙
皇上天恩復還原職已為逾分若臣於事竣具



題之日再邀議敘清夜思維愈加跼蹐仰懇

聖慈免臣議敘俾臣心得以稍安則更沐

高厚之恩於無既矣伏乞

聖鑒謹

奏

朕極知汝辭讓出於至誠但在朕有不得不加恩之處

汝其仰體朕衷欽承毋遜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前往軍營將一切辦理事宜於六月十八日
具摺
奏明在案臣隨於二十二日親赴長寨等處查看山
勢陡峻頑苗盤踞其中從前並未設有營汛一無
防範遇有事故尋常差役些少兵丁不敢過問先
經雲貴督臣高其倬會撫提臣
題請於長寨各險要等處安設營汛實深有見於此

乃茲狆苗輙敢壘石阻修營房糾衆抗拒屢次化誨不從臣與提臣馬會伯會商督臣鄂爾泰不得已而有用兵之舉至於督臣鄂爾泰老成持重不特長寨營房一事深謀遠慮綏靖巖疆凡滇黔兩省事宜總理大綱秉公持正文武無不敬畏兵民無不安堵蓋緣督臣學問淵深經綸充裕臣固深為佩服而更欽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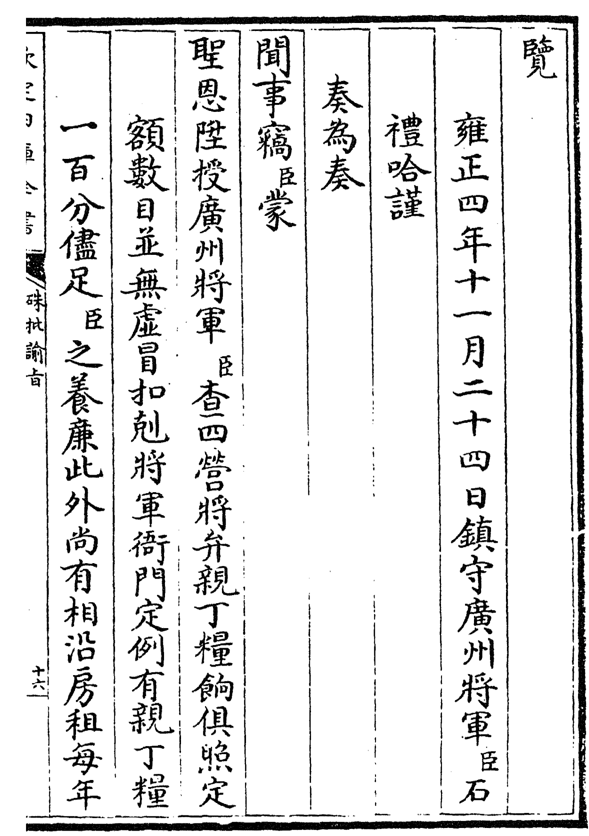
鄂爾泰實係此時督撫中之出類者爾能傾心服善朕實嘉之勉力效法寧不可以企及耶

聖主之知人善任也臣以軍營大局已定隨於六月二

十七日旋省將所看山川形勢應設營基酌議添
兵之處繪圖會商督提臣公同確議恭呈
御覽臣於九月十九日遵
旨馳驛前赴廣州將軍任再此番軍營文武如
此人朕亦聞其居官甚優
特調楚雄府知府張廣泗在思州府任內地方相安與
情愛戴洵稱才守兼優之員迨往軍營辦理一切
事宜盡心竭力均屬妥協實係長才又貴陽城守
營遊擊官祿攻取谷隆關口乘機奮勇膽氣識見
原係爾題請帶往黔省之員可謂所舉不謬

俱好又提標右營遊擊卜萬年居心誠實不辭辛苦此二員者登山陟險身先士卒均為有用之才
卜萬年朕祇知其人敢於捉尚未料其能如此竭力報効也

臣受
恩深重為
聖主得人起見不敢緘默合併繕摺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覽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鎮守廣州將軍臣石禮哈謹

奏為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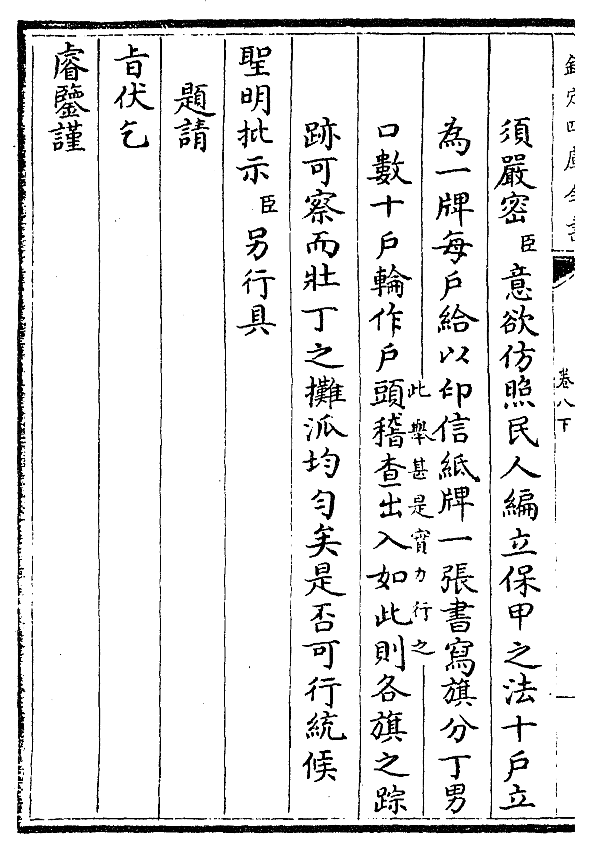
聞事竊臣蒙

聖恩陞授廣州將軍臣查四營將弁親丁糧餉俱照定額數目並無虛冒扣剋將軍衙門定例有親丁糧一百分儘足臣之養廉此外尚有相沿房租每年

計收銀五百四十六兩零臣將此項銀兩留為操演賞兵之用抑臣更有請者查上三旗披甲兵共一千一百七十九名冊開壯丁二千三百八十六名下五旗披甲兵共一千八百六十一名冊開壯丁二千四百六十八名是下五旗之壯丁較上三旗止多八十二名而下五旗之披甲較上三旗實多六百八十二名所以下五旗頂補甚易而上三旗頗難以臣愚見合將上三旗壯丁查其無本戶

甲名可頂者勻入於下五旗壯丁之內遇有孤丁甲出仍與本旗壯丁一同挑選技藝優長者使之頂補以疏通上三旗壅滯之丁又不占下五旗本戶承頂之甲是亦通融調劑之一法也再查廣州之上三旗係昔尚之信藩下人自撤藩之後於康熙二十二年內撥留駐廣披甲一千一百二十五名今生長繁庶共有一萬二千二百九十餘人人多則賢愚不一逃亡者有之行竊者有之防範應

此事所關甚鉅姑且停止朕意不可因此有失下五旗之兵心況駐廣藩下雖云滋生繁庶閒人材大槩平常若緣頂補無缺而別計謀生亦無足深惜凡事更張不易遵循舊制人日由之而不覺也渼爾料理年餘輪班來京陛見時面奏朕再為酌定





須嚴密臣意欲仿照民人編立保甲之法十戶立為一牌每戶給以印信紙牌一張書寫旗分丁男口數十戶輪作戶頭〔此舉甚是實力行之〕稽查出入如此則各旗之踪跡可察而壯丁之攤派均勻矣是否可行統候

聖明批示臣另行具

題請

旨伏乞

睿鑒謹

奏
徐徐次第措施諸凡慎勿急遽以求速效也
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鎮守廣州將軍臣石
禮哈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伯祖在日原任兩廣總督止生臣叔一子回
京之日遂將康熙九年内所買之江西人沈維相
令其出戶並未給與執照後臣叔年長曽任雲南

曲靖府同知沈維相尚留在廣於今二十餘年臣

蒙

皇上簡任廣州將軍沈維相前來叩見現為辦鹽課商人商名沈吉占因出戶既久向臣求給執照情願與臣銀八萬兩先交銀二萬兩其餘未交銀六萬兩三年内陸續湊交完項臣蒙

聖主深恩數年官至將軍有俸薪糧米隨丁月餉儘敷養廉此項銀兩自應悉存公用臣將先交之銀專

此雖係爾私事出於伊之情願則可謂取不傷廉但與國家錢糧百姓賦稅毫無關涉豈有歸公之理

立意興善任爾為之

差往廣西採買穀石運貯廣城遇每歲青黃不接
之時米價昂貴酌量八旗及綠旗四營人口多者
一例減價平糶此外銀兩 臣 隨將營內旗幟大纛

以此項修造半踏足見爾整理營務之實當具疏題奏

盔甲弓箭兵器製造修整但八旗旗幟纛俱繪月形
自福建將軍 臣 宜兆熊以福建邊海旗纛宜繪飛
虎以壯軍威業經

旗幟為軍中眼目定制攸關題請後方可更改

奏行在案 臣 思閩粵同在海疆似應一例改繪飛虎
其餘續交銀六萬有 臣 父修化育溝堤工原借欠

乃爾子職所當盡者

官庫銀可於此內還項再此外多者臣應交貯藩

無是理也

此說不可

庫以備粤省公用除辦理完日另措備

奏所有求給執照緣由伏乞

聖恩俞允仍俟辦理完日臣出給執照聽其自便可也

俟其清楚後出給可也

為此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臣查緑旗四營每馬兵額馬一匹定例差操過三年者准其開報買補無庸置議惟巻查八旗披甲馬匹每披甲一名支給十名口糧三匹馬草料自康熙二十九年為始相沿至今臣昨查八旗馬匹每披甲實止養馬一匹細詢其故據稱歷來如此事非得已八旗自到廣州全仗口糧養贍有家口多者不敷日給只得將兩匹馬草料添補度日且

地方濕熱馬匹難養所有買補即在此兩匹馬草料銀内添湊非比緑旗馬匹三年一准開報實出無可柰何等語臣再四思維以數十年相沿之習自臣甫到而即

奏請整理八旗披甲人等不知臣辦事之本衷而皆謂臣過於嚴刻也我

皇上聖明天縱此事難逃

洞鑒如以八旗叨

斯事爾奏請未嘗不當但爾莅任伊始何可遽議及此仍應照舊為是爾此奏并朕批諭之旨密之

恩既久一時驟難更易仍准照舊關支
特恩出自
聖主如以錢糧難容浮冒請寛臣時日得以悉心經理
再明年冬季輪班該臣入
覲伏乞
爾抚任未久不必來京撫臣楊文乾既經告假葬親總
皇上俯允預期於秋收後輕騎自廣起程到京之日恭
督又係暫為署理且才具中平朕深為繫念爾豈可遠
逢
離地方耶
聖主五十萬壽聖節普天同慶臣得仰瞻

天顔與在廷臣工賡颺拜舞一伸三年來犬馬戀
主之心一將廣州八旗馬匹之事備細陳
奏庶臣之積誠稍慰而事務有所遵循矣謹
奏
馬匹一節小事也況歴來相沿已久但當於旗軍營兵
加意訓練整飭頽風此為急務至於錢糧些須糜費藉
以養贍窮兵不論如何若何皆可向聞廣州駐防上三
旗藩下官兵不法者頗多總緣在地方多年與粤民聨

婣締友漸染陋俗錮蔽已深所以日前為米價閧閙撫堂種種挾制地方官處四年以來已盈朕耳今於在京八旗中揀選五六十人發來更易以整理汚染舊習爾其於駐防官員內體訪生事啓釁不安分者或三二十員或四五十員查送來京此事由爾從外料理殊不露聲色若朕降明旨諭部施行未免多一番形迹爾領悉朕意止將此類人查送不必更揀選補放之員也恐爾錯會所以密諭爾知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十二月初九日午刻臣正在衙門忽報稱街民驚慌擾亂舖面關閉不知何故臣即差員查拏見有二人各手執長柄挑刀一把在街上亂跑當即拏住問據二人潘忠周亞結云係南海縣捕役因捕頭麥太說監犯恐要越獄着他二人巡防等語臣

此一事朕早已聞之矣爾於彼時未免少欠鎮靜但從既有越獄之事則又無怪其然也雖然爾等封疆大吏

思巡監當在監所何故持刀在街上亂跑惑亂民

凡百不宜輕躁急遽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

人將拏獲二人移送撫 臣楊文乾交地方官嚴處

怒此二語當時刻置於懷抱必大有進益處

後於本月二十六日申刻忽報有番禺縣監内盜

犯三十九人脫鐐上牆越獄 臣即撥標兵同撫標

盡數擒獲甚屬可嘉

兵圍監堵拏當夜俱行拏住查廣州係邊海地方

雖百貨流通而居民半鮮恒業易至流為匪類又

有無知者流好為誹謗造作訛言輾轉閧傳遠近

流播非一番家喻戶曉槩難革其頑習何由復其

所議甚是但難得如王國棟之人耳不得其人而徒設

天良 臣昨奉閱添設浙省觀風整俗使之

一旨亦何能移風易俗耶

上諭仰見我

皇上治益求治挽澆漓而返醇樸法無善於此者今若

照行甚為有益合無仰請

皇上揀選一老成持重者畀以觀風整俗使之任與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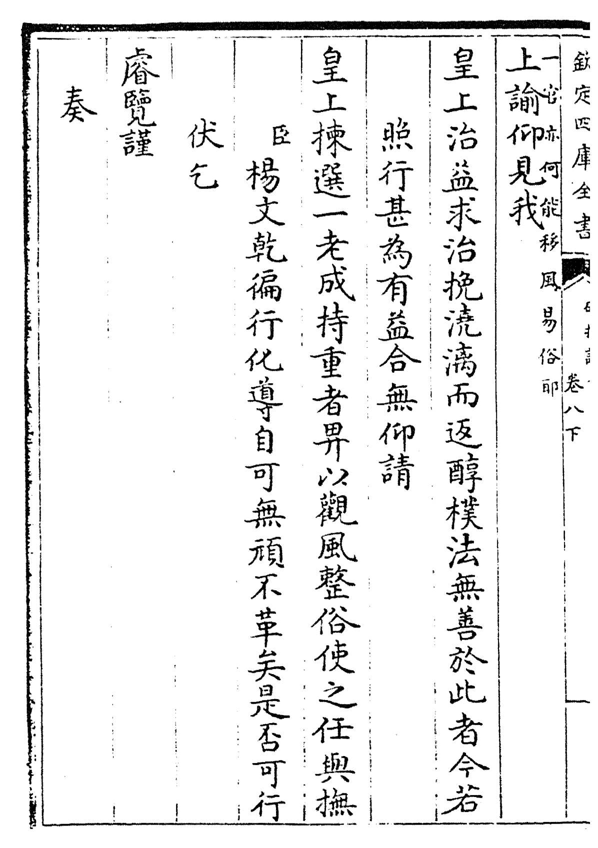
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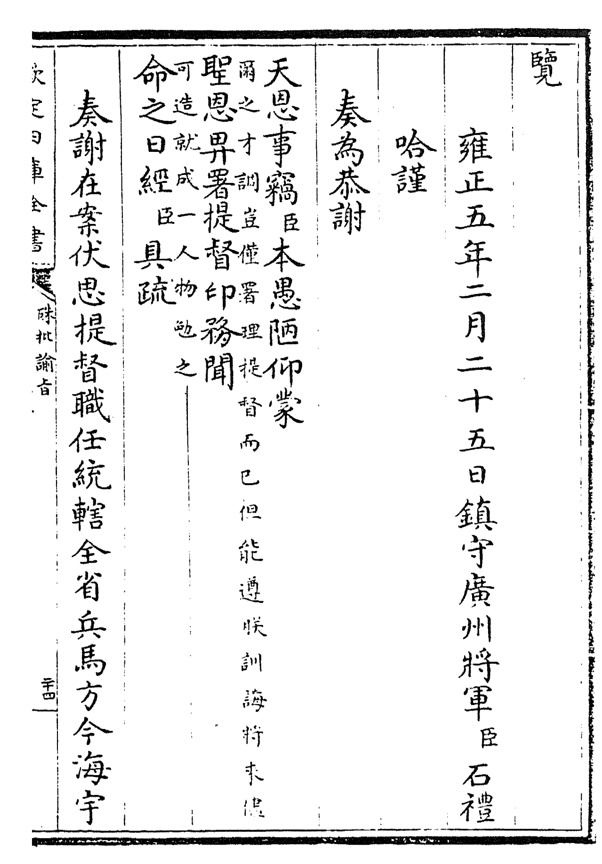
楊文乾徧行化導自可無頑不革矣是否可行

伏乞

睿覽謹

奏







覽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五日鎮守廣州將軍臣石禮

哈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本愚陋仰蒙

爾之才詞豈僅署理提督而已但能遵朕訓誨將來儘

聖恩畀署提督印務聞

可造就成一人物勉之

命之日經臣具疏

奏謝在案伏思提督職任統轄全省兵馬方今海宇

昇平地方寧謐可以從容坐鎮惟山海強竊盜賊
今尚減十之五六矣
較之各省甚多臣自接署首查內河塘汛專責道
路邨莊追捕盜賊其內港外洋一帶凡漁船灣泊
出入隘口向以大小樑頭各有繩尺禁其器械限
其齎糧定其朝出暮歸若弁兵一索規例未有不
狗睛故縱一切逗遛夾帶洋盜即從此起所以稽
朕經再四思維此係極難處之事且將兵弁之貪索嚴
查漁船塘汛俱為緊要然沿海汛隘遼濶出入漁
行查禁可也然究非如此泛泛從事即能革除者蓋沿
船甚多臣蒙

海小民以漁船為活計若禁之太嚴恐遏絕其生理總

聖恩不敢以署非久任推諉因循已將二事明示禁飭

之此一事朕未遠悉所以不便輕諭

暗行密訪務期實力圖報以遂犬馬本願臣謹繕

摺

奏謝伏惟

睿鑒謹

奏

王紹緒乃鄂爾泰之所薦舉者朕所以不次擢用調伊

來京引見其人果然明敏穩妥武臣中實不可多得故

即用為提督復經連次名對觀其奏請數事似覺偏於善柔恐未免在行小惠沽名一邊可於伊受事後留心採聽便中據實奏聞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查中軍一官有料理四營錢糧操演兵馬之責甚關緊要臣到任之日見臣標中軍副將馬宏道

此人甚好殊為可惜

現患風痰之症臣即令其調治乃入春以來痰氣

增劇實難供職除據詳另疏

題報外所遺員缺臣前路過廣西見全州營叅將胡

瀾漢仗好議論軍務甚有條理因知先在四川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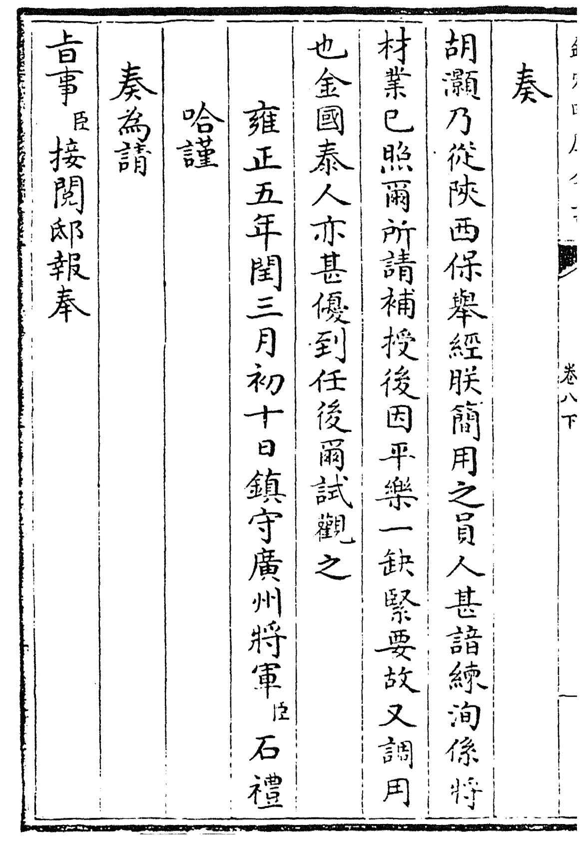
兵後在陝西軍前頗曾歷練懇求

聖恩可否以胡灝陞補臣標中軍副將使之督率將弁

操練兵丁於海疆營務必有裨益抑或另蒙

聖明揀選補放俾臣得收臂指之用統候

睿鑒謹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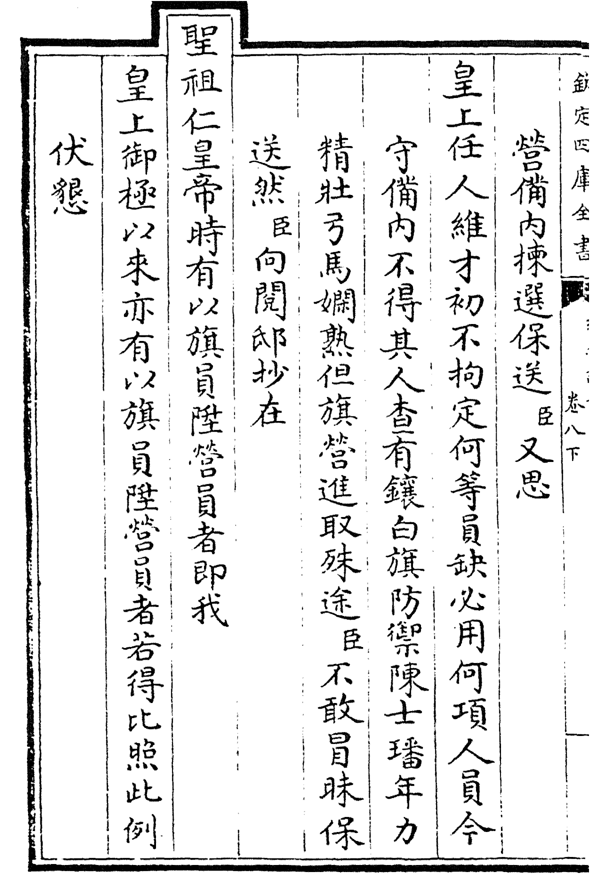
胡灝乃從陝西保舉經朕簡用之員人甚諳練洵係將材業已照爾所請補授後因平樂一缺緊要故又調用也金國泰人亦甚優到任後爾試觀之

雍正五年閏三月初十日鎮守廣州將軍臣石禮哈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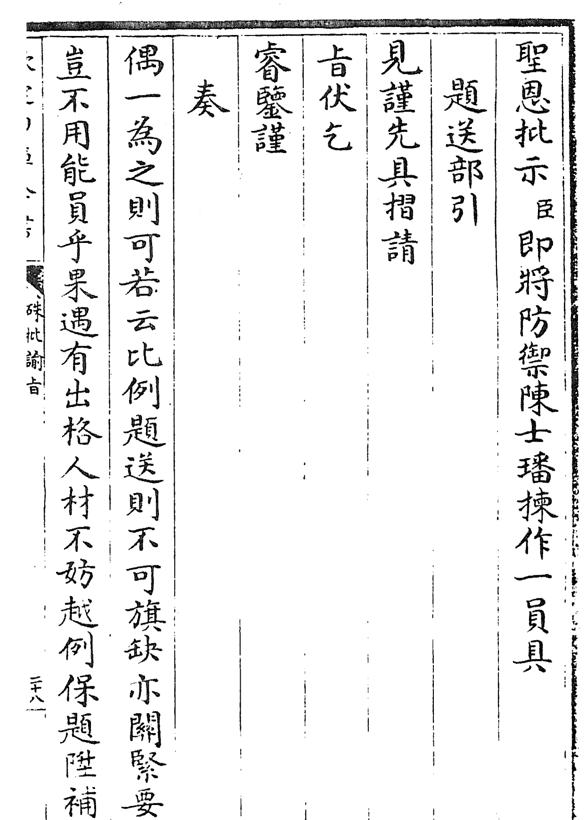
奏為請

旨事臣接閱邸報奉

上諭現今各省所出遊擊員缺著交與各該將軍督撫
提鎮於本標及所屬營內人去得操守好練兵勤慎
之俸深守備每缺秉公揀選二員擬正擬陪具題送
部引見欽此仰見我
皇上整飭營伍博搜精覈之至意臣遵驗查臣標綠旗
四營現出前營遊擊一缺應即在四營守備內揀
選保送但守備四員一係革職一係病廢現在二
員無堪保送者自當移咨署督臣阿克敦在通省




營備内揀選保送臣又思
皇上任人維才初不拘定何等員缺必用何項人員令
守備内不得其人查有鑲白旗防禦陳士璠年力
精壯弓馬嫻熟但旗營進取殊途臣不敢冒昧保
送然臣向閱邸抄在
聖祖仁皇帝時有以旗員陞營員者即我
皇上御極以來亦有以旗員陞營員者若得比照此例
伏懇


聖恩批示臣即將防禦陳士璠揀作一員具

題送部引

見謹先具摺請

旨伏乞

睿鑒謹

奏

偶一為之則可若云比例題送則不可旗缺亦關緊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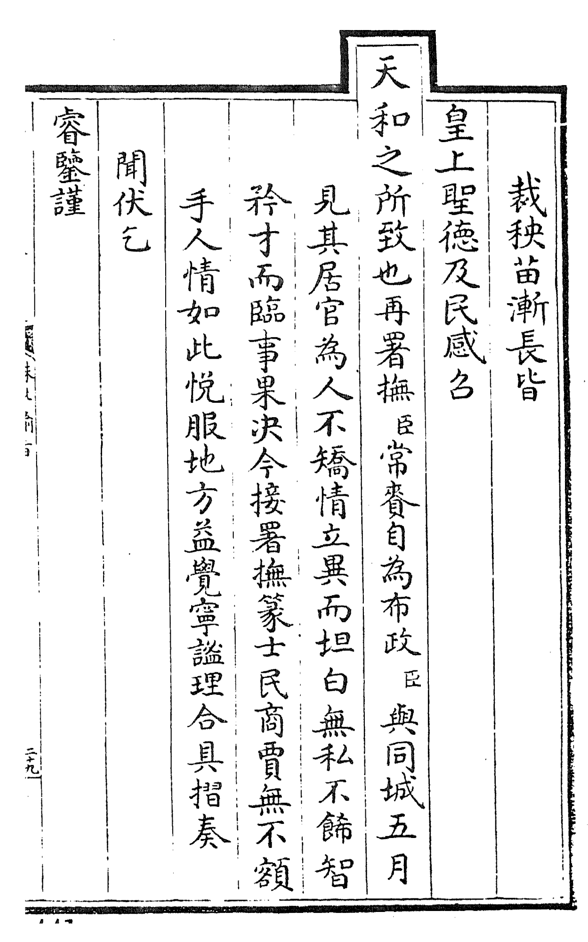
豈不用能員乎果遇有出格人材不妨越例保題陞補

旗缺以示鼓勵可也若開此陞補營缺之例殊起奔競之風將見少不遂意即生怨望之心反怠於供本職矣是所謂用一人而動旗員千百人不安分之念也甚無益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本年三月播種之時望雨正殷於二十二三等日雨暘時若實慰朕懷大雨連日日晴夜雨高下田疇俱已霑足早稻遍



裁秧苗漸長皆
皇上聖德及民感召
天和之所致也再署撫臣常賚自為布政臣與同城五月
見其居官為人不矯情立異而坦白無私不飾智
矜才而臨事果決令接署撫篆士民商賈無不額
手人情如此悅服地方益覺寧謐理合具摺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常賚為人素性平和但氣度少覺狹小辦事亦不及楊文乾之勤敏若其志操不隨境而遷將來亦可成器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臣接閱邸抄伏讀

上諭籌畫廣東礦徒一事臣前於署提督時間聞竊發然為數無多驅除亦易一經委員查拏即便星散

朕料
皆避
此已
計解
此極
多此

臣向在貴州聞廣西南丹州地方內有礦廠積匿
礦徒甚多威寧鎮 臣孫士魁過黔 臣因南丹係柳
此語未必真確度其情形大約間察犁之信乍
慶協該管地方備問此事據云自明季至今約有
散官兵退後旋復聚集貪求礦利相沿日久耳即
十餘萬人盤踞在內地方文武無計解散將經由
屬難處之事如云盤踞至十餘萬人地方文武無
入礦道路禁絕油米等項使無油不得點燈入礦
散朕諒韓良輔孔毓珣李紱等斷不敢欺隱至於
無米即難久住庶可令其自散等語 臣思南丹州
如云有時難而聚有時而散則必不至十餘萬之衆
道路一叢雜難以禁絕即或禁絕豈肯束手安分況
事朕留心亦不難措置朕思治天下之道惟在
聚衆至十餘萬人潛跡至數百餘年驅之不能聽

固本倘係癬疥小疾祇飭令地方官即可除治設或畧
之不可若欲驅逐則此十餘萬之衆難於一時解
有不逞之徒妄思大舉彼必待時竊發又何敢輕動其
散如果順從又將安置何處若聽其開採則此十
間且將根本培植堅固誠能歲稔民安兵强將勇於此
餘萬人現在依礦為生日後礦竭砂空無以自存
等事無論作何舉動皆易為力假若處處事事俱不妥
終為地方之累臣每見
協於此等事何可輕舉以激其變爾其再加確訪奏聞
皇上聖謨廣運凡
朕自有區畫也
諭內外臣工事事為久安長治之策今為泗城土府機
宜
特命署撫臣韓良輔赴滇與督臣鄂爾泰面議籌策此

此事目下似覺

誠懷柔遠人綏靖邊方貽垂永久之至意因念泗

易為永久善後最難此曹若必欲善全之則不可為

城土種區處尚易南丹礦徒善全似難臣再四思

矣因利而得害亦係伊等自取又將誰尤

維實無長策可否仰請

千開不如一見事未親歷何能懸定方略果如所說則

皇上諭署撫臣韓良輔將南丹礦徒情事與督臣鄂爾

韓良輔既於朕前欺隱矣復肯向鄂爾泰備悉傾倒耶

泰就便熟籌在鄂爾泰經濟學問與衆不同韓良

設使鄂爾泰祇據其所言而籌畫之聽聞既不真確雖

輔歷練老成實心辦事必能計議妥協庶幾一舉

有奇智亦安能有所建白若以未審情形而不為籌畫

兩得更可一勞永逸矣是否可採伏惟

又恐朕責其推諉在韓良輔更可託辭而鄂爾泰反致

聖鑒謹

奏進退維谷如此是明欲加罪於鄂爾泰也於事何益

前據阿克敦奏報已擒獲礦徒中之一渠魁矣此事全在地方各官實力奉行朕思孫士魁之論或係聞人恐嚇之語而誤信為真耳否則何故言之鑿鑿如事果實蜂屯蟻聚如許多人豈無為首者有以號令之而能羣居帖然耶其所得礦銀寒不堪衣饑不堪食又能不紛紛四出馱載交易耶誠若此或稽查其交易而禁止之翦削其黨羽而分散之使其漸消也不難倘不安分少

有動作則扳本塞源動衆以勦滅之亦甚易至云禁絶油米欲其自困殊可發一大笑也况礦徒亦屬黠黎目擊盤踞至十餘萬衆一任其將礦砂公然持出獲利又聽其將百貨食物公然持入用度而不一過而問焉則地方各官皆成木偶矣有是理乎孫士魁向汝言時寧不自愧與或伊故作戲談以紿汝亦未可定南丹不在世外出入必有路徑路徑多行走易則官兵胡不入山驅逐令其解散道途險隘往迈崎嶇則堵塞其必由之

門戶彼將自求解散之不暇矣除此漸消勦滅二法之外餘無善策朕意如此而已

雍正五年四月十八日鎮守廣州將軍臣石禮哈謹

奏為覆

奏事昨因臣標中軍副將馬宏道患病乞休一摺奉到

硃批臣祇領開讀知臣前帶往貴州之哈元生經理苗

疆已有成效是皆仰賴我

皇上威德遐宣神謨廣運督 臣 鄂爾泰欽承

廟算調度得宜遂使烏蒙部落刻期改土歸流從此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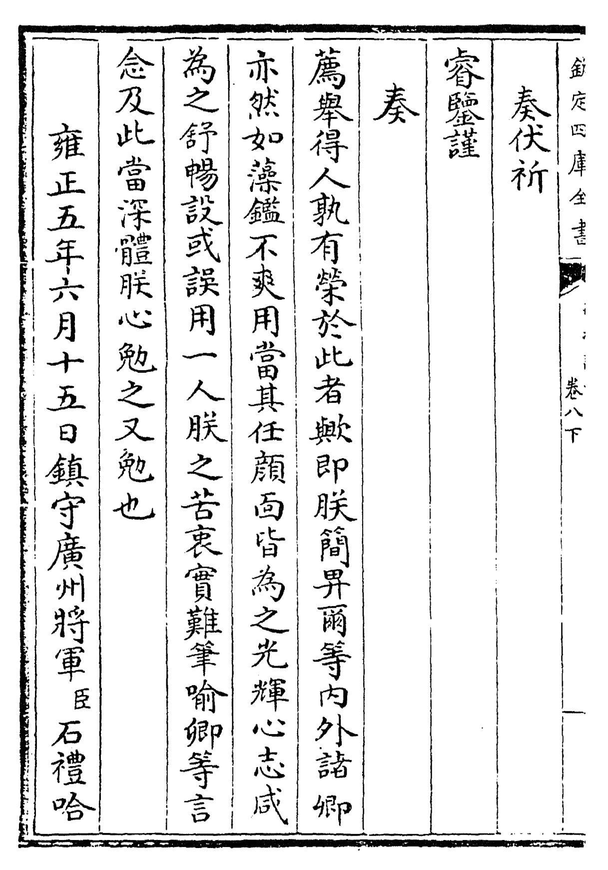
遠苗民咸樂

堯天舜日 臣 向見哈元生膽量技勇超出尋常計議營

陣事宜具有方畧今果能實心効力著績蠻方可

謂謀勇兼全無忝閫外之寄茲蒙

皇上宣示 臣 無任踴躍歡忭謹繕摺覆




奏伏祈

睿鑒謹

奏

薦舉得人孰有榮於此者歟即朕簡畀爾等内外諸卿亦然如藻鑑不爽用當其任顏面皆為之光輝心志咸為之舒暢設或誤用一人朕之苦衷實難筆喻卿等言念及此當深體朕心勉之又勉也

雍正五年六月十五日鎮守廣州將軍臣石禮哈

署理廣東巡撫印務臣常賚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等准刑部咨奉

旨李濱身為道員何至以此有限銀兩引刀欲行自刎著交與石禮哈常賚務將實情詳審明白具奏該部

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等臣等隨將審過供情繕

疏

題報外臣等據李濱供稱楊撫院到任李濱初次迎

見説李濱好曾在
聖上前薦過隨委管理關務且要題做糧道李濱堅辭
拂意後計議洋行事宜要派幾個專行李濱説專
行不便商番又拂了意至八月初六日楊撫院丁
憂離任於十月十六日差承差莊耀趕回對李濱
説楊撫院是在任守制的一切稅羨皆應得的要
候到日繳去等語李濱已先將關稅正羨俱解孔
督院歸公楊撫院回任大怒因交盤事對李濱説

若不把繳督院的稅羡賠出繳來要想交盤得明白麽所以借糧道交盤故意刁措將通省驛站船隻指稱缺少朽爛一槩都要李濱修補堅固勒要李濱賠出帑銀七千七百二十五兩又賠驛丞小修船曲江高要保昌等處船五十四隻共銀一千二百四十三兩署道殷邦翰說賠了這些船將二年原船一百零三隻抵作未完的銀一千二百二十五兩就出結了李濱因此不論應賠不應賠止

圖完事於雍正四年二月内完結過了半月結又不出又說就是伊要出結撫院不依也是無用李濵疊被凌逼三月有餘實難忍耐引刀自刎是這苦情若楊撫院衮在前李濵抹頸在後就是李濵無賴因李濵抹頸在前楊撫院衮在後其中實是寃抑等語及詰其從前因何不行詳辯據供楊撫院現在廣東殷邦翰又係承審官百凡含忍圖個活命回去是以前問官審問督院駁審再三也只

照楊撫院原題本認供了今蒙
皇上聖明究審别情跪聽之下喜見天日纔敢將寃抑
實情供出等情臣等查驛船關係緊要理宜慎重
但內有分撥各縣專管者有發給驛丞修理者有
期届本年拆造者李濱署事甫經三月自應分别
賠補令李濱自認獨賠從中不無抑勒之處至供
莊耀一事當堂對質惟自認先來做總巡往見李
濱查楊文乾於十一月十四日到任莊耀於十月

十六日回廣似無官未任事而先換人做總巡之理則莊耀往見李濱之處不為無因又洋行議立專行一事行據司道等覆稱從前粵東洋行名曰十三行雍正四年三月内改僉六行專理上餉下貨等語臣等查粵東洋行向聽商番願投交易窮民擔荷貨物亦得藉以餬口自楊文乾議立專行之後不無高擡貨值商番百姓悉皆含怨所有此案畧節理合繕摺具

奏伏惟

睿鑒謹

奏

李濱身任監司祇抹頸玷職一節雖百喙亦講不出一是字來若督撫之威遂能逼勒道員至於自刎則朕為何如主耶況朕屢降諭旨甚明凡大小官員有被督撫所究抑者許事後赴闕面陳當盛清之時楊文乾有何勢何力而能畢道員之命以滅口種種刁詐奸巧實屬

無賴棍徒之行為也汝等以不識大體之庸才因李濱小人含忿生事遂欲藉此以雪平昔不睦之私怨甚屬無知負朕任用已有旨矣即以洋行一事而論行多行少楊文乾料理亦必有故若云係圖利起見則宜有染指實據豈有因射利羣小之不便即加罪撫臣之理若此則督撫之任不可一朝居矣楊文乾因日前查拏旗軍条奏李杕已犯衆忌汝接署其任當防衆口讒譖挑弄汝二人不和方為明察有識今反聽信無賴之誣謗

毫不顧國家用人行政之體誠為不學無術躁妄紕謬且汝甚闇於知人如叅奏李衛謂為不可容留之輩是何心也寧目無珠耶幸汝尚有學好上進之志朕所以諸凡曲為恕宥倘汝立心不純似此顛倒是非惑亂朕聰為罪甚巨幾不能為汝寛貸矣自此當痛加惕勵改悔前非不然將來受累無窮慎之戒之

雍正五年九月二十二日鎮守廣州將軍臣石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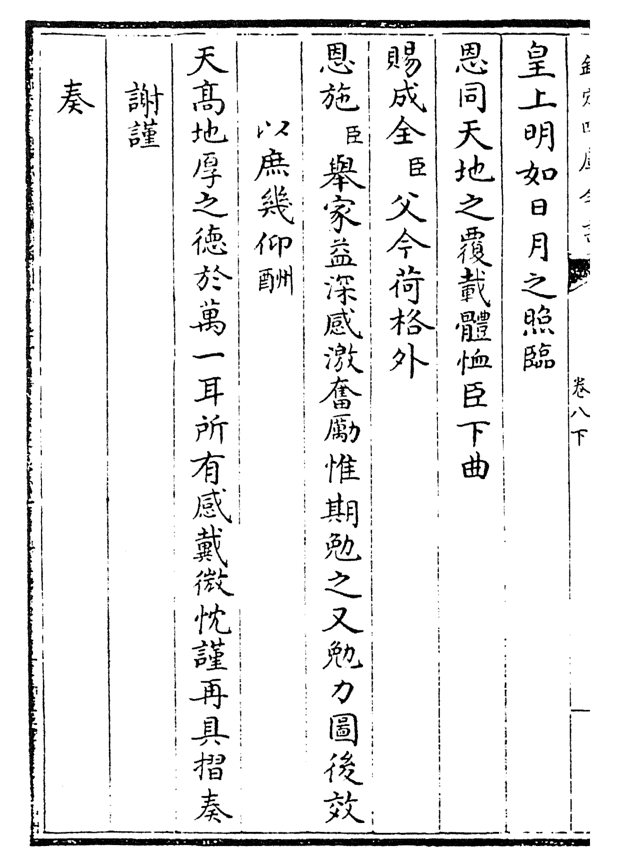
哈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接閱邸抄奉

旨石文焯審理程如絲之案甚屬錯誤今雖陳辯認罪總不出朕從前所降諭旨之外石文焯畏縮因循素性如此但為人居官小心謹慎伊子石禮哈實能盡心辦事石文焯著從寬免其處分准回甘肅原任其俸禄永行停止嗣後當痛改前非黽勉効力倘仍蹈故轍定行從重治罪該部知道欽此臣隨恭設香案

望
闕叩首繕本恭謝
天恩竊思臣世受
國恩臣父與臣累蒙
超擢任用感
恩圖報寤寐難安但以敬慎自將本屬臣子常分即使
殫竭心力亦無報稱可言顧重任之難勝遂愆尤
之日積仰維我





皇上明如日月之照臨

恩同天地之覆載體恤臣下曲

賜成全臣父今荷格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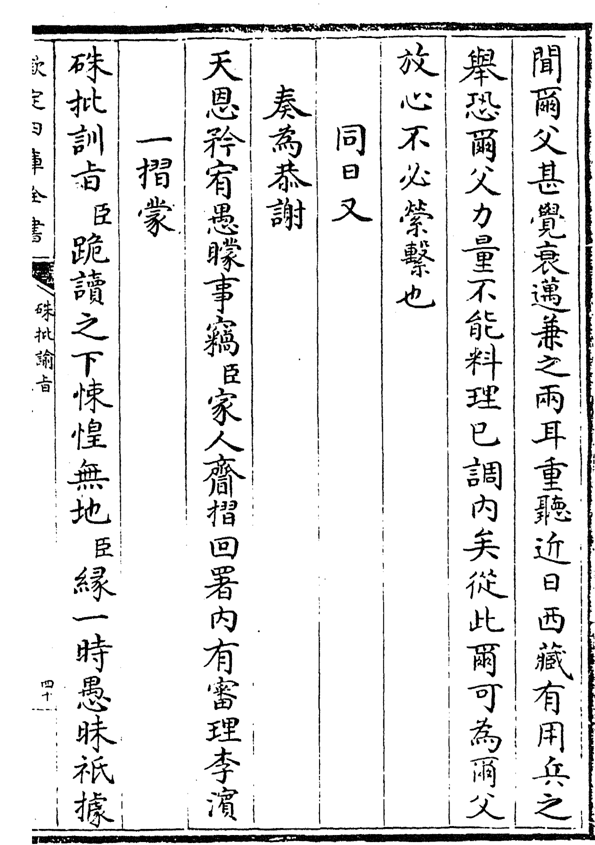
恩施臣舉家益深感激奮勵惟期勉之又勉力圖後效

以庶幾仰酬

天高地厚之德於萬一耳所有感戴微忱謹再具摺奏

謝謹

奏



聞爾父甚覺衰邁兼之兩耳重聽近日西藏有用兵之舉恐爾父力量不能料理已調内矣從此爾可為爾父放心不必縈繫也

同日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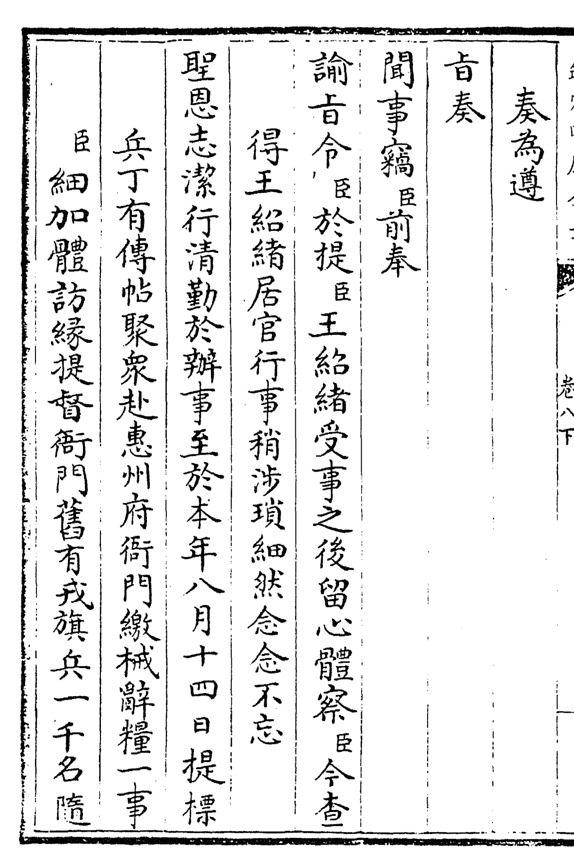
奏為恭謝

天恩矜宥愚矇事竊臣家人齎摺回署内有審理李濱一摺蒙

硃批訓旨臣跪讀之下悚惶無地臣緣一時愚昧祇據

司道官逹等質審招詳遂與署撫臣常賚拘喚覆
審情辭無異即會同
題奏但李濵身為道員抹頸玷職臣等一時未曽見
及罪實難逭乃蒙
聖恩不即加譴責仍
命侯楊文乾回任會同阿克敦與臣審理俾臣得贖前
愆不致重罹昏憒
聖心諄摯委曲成全臣既感且愧無可言喻惟深自刻

責侯楊文乾回任悉心研審務得實情以仰副
皇上公平明恕之至意合先具摺奏
謝伏惟
睿鑒謹
奏
率皆似此昏憒從事即石禮哈所以仰報朕之高厚處
也
同日又





奏為遵
旨奏
聞事竊臣前奉
諭旨令臣於提臣王紹緒受事之後留心體察臣今查
得王紹緒居官行事稍涉瑣細然念念不忘
聖恩志潔行清勤於辦事至於本年八月十四日提標
兵丁有傳帖聚衆赴惠州府衙門繳械辭糧一事
臣細加體訪緣提督衙門舊有戎旗兵一千名隨

從驅使雖分隸五營並不赴營差操惟聽提臣委員統率今提臣王紹緒揀選五百名仍留戎旗備用餘五百名發入五營差操衆兵以向在戎旗不受千把管束且得安閒自在一聞發營之令心多不平此倡彼和遂寫傳帖聚衆恐嚇以為阻撓之計實係兵心驕悍所致非主將失馭之過是應嚴行懲治以申紀律今閩將為首之謝陞揚士龍等發惠州府嚴審究治其餘發營之五百名兵丁均

知畏懼悉皆帖服矣臣又聞七月内南雄協標兵有進南雄府衙門繳械辭糧一事查南雄協副將李建功到任纔四十日或有殘虐貪劣等事兵丁應赴上司告理不應赴知府衙門辭糧臣又閱邸抄漕標兵丁亦有不願當兵辭糧一事似此標兵屢屢辭糧總皆驕悍惡習伏思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休養甲兵者數十年我

皇上御極以來德政覃敷四維清晏籍伍兵丁多係自

幼食糧至老不親兵革者自古養兵無若我
朝之厚乃兵丁受
國家豢養深恩不知感奮遂有積逸忘勞怠惰驕縱
之習臣竊見生員聚衆我
皇上整飭士習猶必盡法處治今荷戈之士動輒聚衆
挾制此風更不可長是應仰請
皇上勅下各省督撫提鎮遇有兵丁傳帖糾衆繳械辭
糧等事務必嚴行查究將為首主使營棍奮出實

情即照軍法治罪毋得姑容結案則懲一以警百庶各處兵丁不致聞風相效而驕悍惡習自然漸就斂戢矣臣謹具摺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已有旨矣爾料朕於此等事件豈有姑寬之理故為此迎合之奏耳爾於責任內應嚴厲者比皆疎縱欺隱將

類斯不干己之事如此具奏以取信可謂巧於自處矣爾若照此居心將來必至負朕石禮哈當捫心自問舉頭看

天慎毋差錯爾念爾此任甚不逮在黔之時知之

雍正五年十一月初六日廣州將軍署理巡撫印務臣石禮哈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年十月二十三日臣准到部咨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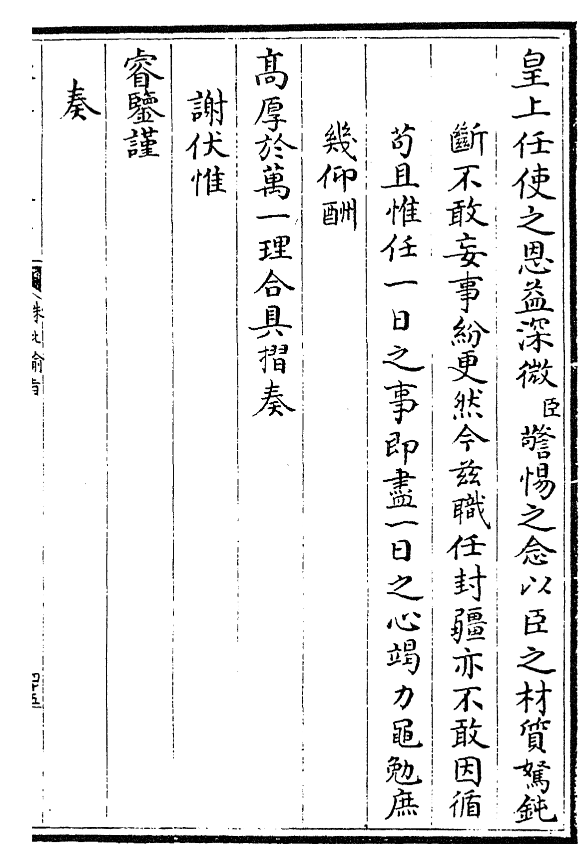
旨韓良輔因軍需案内解任廣西巡撫印務著阿克敦前往署理楊文乾未回廣東之先廣東巡撫印務著石禮哈署理欽此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首具本恭謝

天恩訖伏思臣才庸識淺屢荷

殊榮自任廣州一年於此毫無補報每切悚惶兹乃以撫臣楊文乾未回廣東署撫臣阿克敦奉調粤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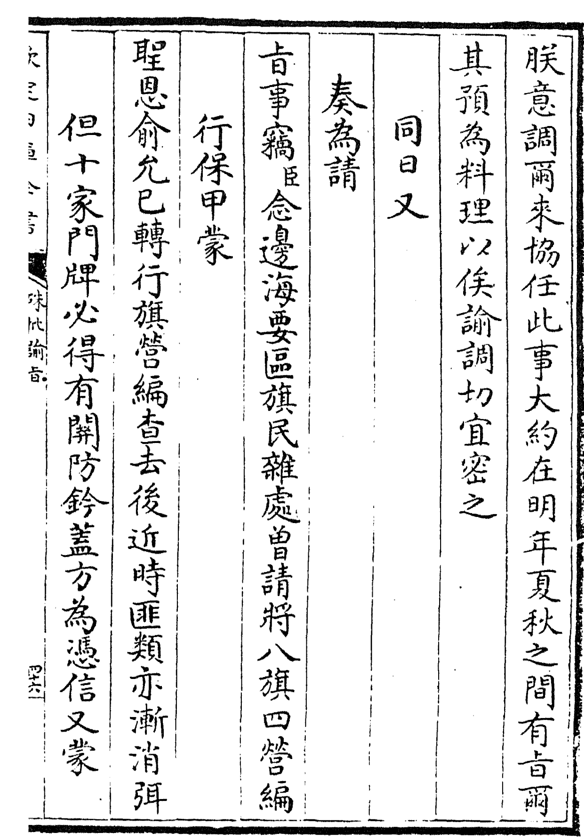
特蒙



皇上任使之恩益深微臣警惕之念以臣之材質駑鈍
斷不敢妄事紛更然今茲職任封疆亦不敢因循
苟且惟任一日之事即盡一日之心竭力黽勉庶
幾仰酬
高厚於萬一理合具摺奏
謝伏惟
睿鑒謹
奏

亟加勉力今秋西藏有事適策妄阿喇布坦已故伊子遣使告哀意雖恭順奏詞甚自誇大朕思準噶爾醜虜終爲國家隱憂亦

皇考未了之志欲因西藏之役遂興師問罪於準噶爾一切籌畫機宜雖俱妥備尚密而未宣廷臣亦未通曉西路委任岳鍾琪督領參議亦不乏人北路統領傅爾丹甚爲勝任八旗内外大臣中勇猛破敵之將不計其數而參贊軍機輔助傅爾丹者竟不得人此舉所關甚鉅



朕意調爾來協任此事大約在明年夏秋之間有旨爾其預為料理以俟諭調切宜密之

同日又

奏為請

旨事竊臣念邊海要區旗民雜處曾請將八旗四營編行保甲蒙

聖恩俞允已轉行旗營編查去後近時匪類亦漸消弭但十家門牌必得有關防鈐蓋方為憑信又蒙

聖主天恩撥運廣西捐貯倉穀以為旗營平糶之需臣

將運到穀石東四旗交正藍旗協領管理西四旗

交正黃旗協領管理四營交中軍副將管理凡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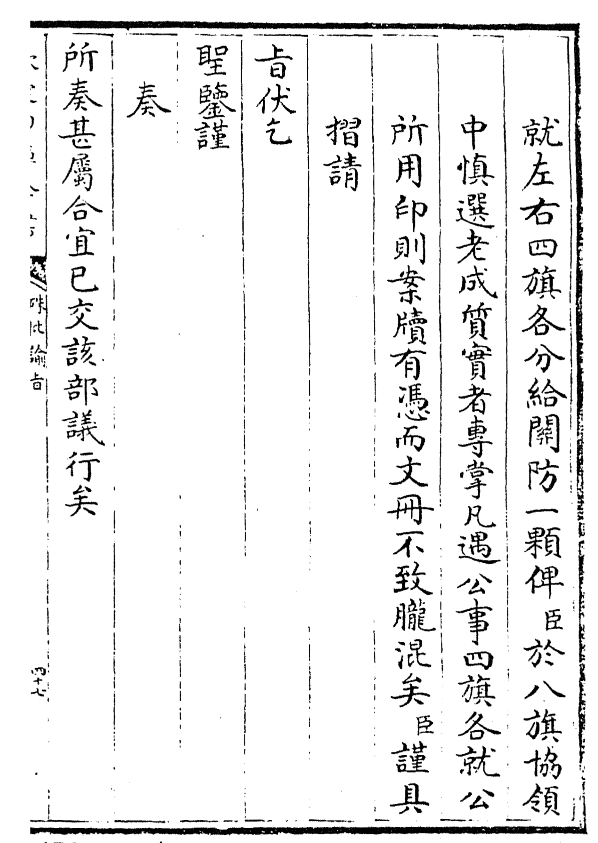
放減糶並秋成買補還倉之穀交收務須確實但

查該旗員俱無關防為信凡一切呈請文案殊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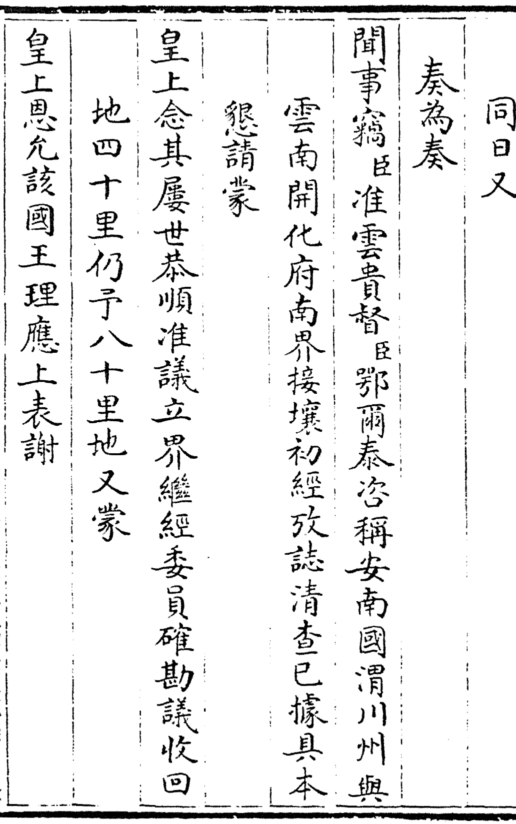
昭信守而核事實臣思京城八旗叅領俱有部頒

關防今廣州八旗協領可否仰請

皇上准照京城八旗一例給與關防以預防詐偽抑或



就左右四旗各分給關防一顆俾臣於八旗協領
中慎選老成質實者專掌凡遇公事四旗各就公
所用印則案牘有憑而文冊不致朧混矣臣謹具
摺請
旨伏乞
聖鑒謹
奏
所奏甚屬合宜已交該部議行矣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准雲貴督臣鄂爾泰咨稱安南國渭川州與

雲南開化府南界接壤初經攷誌清查已據具本

懇請蒙

皇上念其屢世恭順准議立界繼經委員確勘議收回

地四十里仍予八十里地又蒙

皇上恩允該國王理應上表謝

恩乃復具本求達因發還其本遂令守關土目不接雲

省公文並云雖有

勅書應送廣東大路令姑限兩月之期如其照常迎接

便可寛宥若仍堅拒應即布告文檄聲罪致討已

一面整調滇黔兵馬候期迅發一面移咨廣東著

由大路預備截路奪關機宜除具摺奏

聞理合行文知會等因到臣臣隨咨會督臣孔毓珣續

准咨覆現在備兵緣由諒督臣自有奏

聞無庸臣再為瀆

奏惟思安南小國蒙

聖朝胞與懷柔自來世効恭順恪備外藩況當我

皇上天威遠播東西南朔莫不畏懷現今遠隔重洋從

不通職貢者猶且慕

聖來朝向風恐後區區安南依附邊末如云不接雲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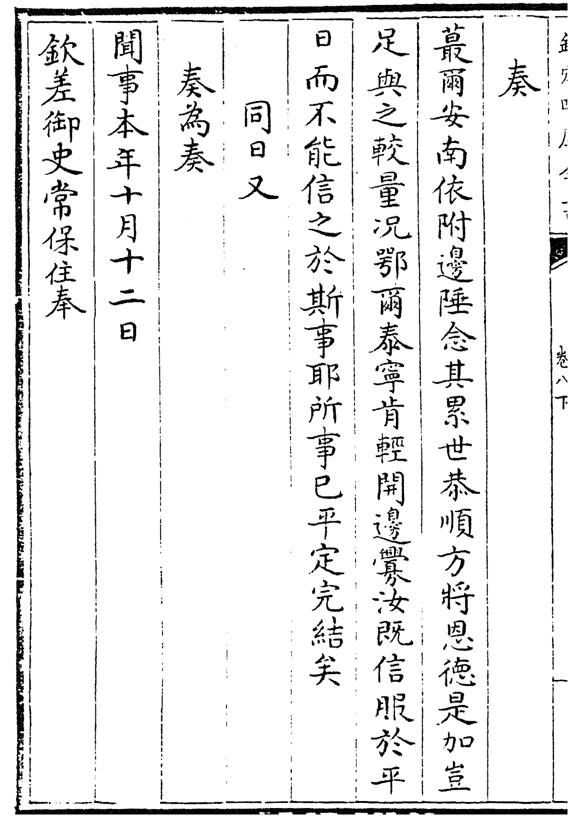
公文即有

勅書送廣東大路誠為愚昧無知但此乃守關土目之

言未足深較若喻以大義該國王自必翻然改悔料不致有布檄興師之事惟是兵可備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備安南本交阯同國自漢迄明叛服不常臣除備查該國事蹟及山川形勢關隘道路彙冊咨送雲貴督臣外臣已整修區甲器械訓練馬步將士如有用處即可候

旨遵行伏惟

睿鑒謹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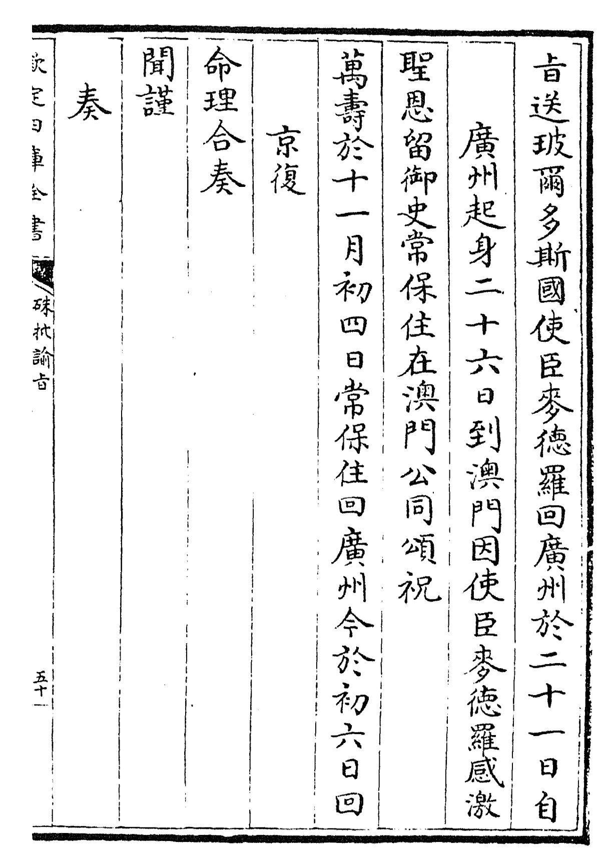
蕞爾安南依附邊陲念其累世恭順方將恩德是加豈足與之較量況鄂爾泰寧肯輕開邊釁汝既信服於平日而不能信之於斯事耶所事已平定完結矣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本年十月十二日

欽差御史常保住奉



旨送玻爾多斯國使臣麥德羅回廣州於二十一日自
廣州起身二十六日到澳門因使臣麥德羅感激
聖恩留御史常保住在澳門公同頌祝
萬壽於十一月初四日常保住回廣州令於初六日回
京復
命理合奏
聞謹
奏

聞常保住此行甚不安靜雖係奉朕特旨差往但將麥
德羅指為奇貨到處誑嚇地方官相待越禮亦甚失國
體云云果否如是據實奏覆
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廣州將軍署理廵撫
印務臣石禮哈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蒙
聖恩畀署撫務因念各屬倉穀一項最關緊要自宜照

前兩署撫 臣 常賚阿克敦勒限通催之法接續行
催但粵東各屬倉穀現今廣州府倉未補穀五萬
餘石南海縣倉未補穀一萬一千餘石又番禺縣
倉未補穀八千餘石今廣州府知府張鋗等到任
皆以倉穀未清不肯接受交盤 臣 竊思省會尚如
此他處可知以此類推廣東倉穀比他省缺額較
多今現據布政司詳揭雷州府徐聞縣倉穀原額
一萬三千餘石纔據該府楊俊傑申繳該令趙好

義倉收實貯旋即詳請平糶情屬可疑隨經該司另委廉州府知府躬詣盤查實少穀八千四百餘石臣應據司揭題參外此等情弊各屬皆不能無是以前兩署撫臣嚴立限期定在七月内買補十分之五十月内照數通完然至今買補者十無一二臣雖暫署撫務未便過嚴亦不敢因循諉卸臣又轉寬五十日之限令其作速補足統於封印前買補收貯封印後

委員盤查於查明之日臣再另行奏
聞倘至期仍然盤有缺少臣自應各照未完之數列名
題參分別分賠治罪若現今遇有陞遷事故新舊交
代揭出虧空經該司揭報臣亦應據揭
題參伏惟
睿鑒謹
奏
廣東所缺倉穀不宜勒令急補令春孔毓珣楊文乾來

京陛見時朕經明諭侯楊文乾回任料理與爾無過也

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廣州將軍署理巡撫印務

臣石禮哈謹

奏為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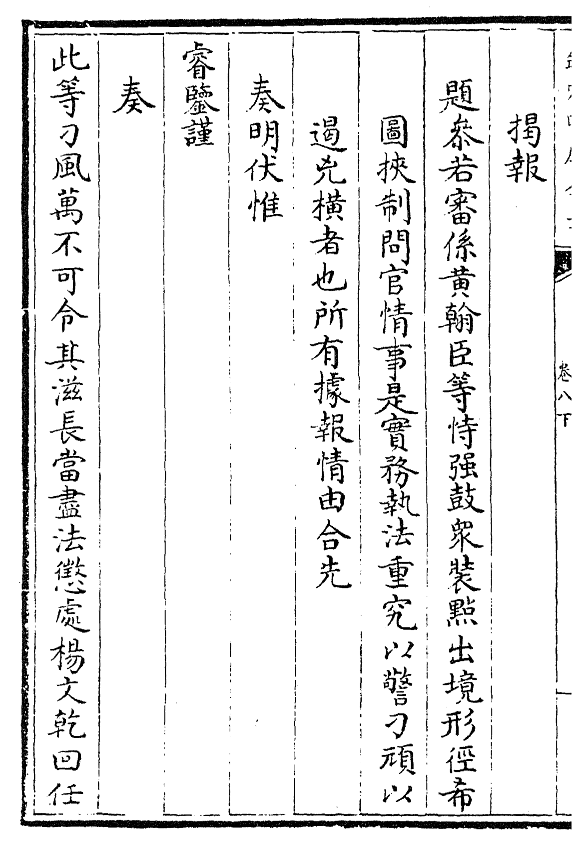
聞事竊臣據連州知州朱振基詳稱連屬朱岡下湟村

犯事黜革生員黄翰臣糾伊族棍黄明威黄上權

等與村民吳光逑等為奪風水隨經查勘明白歸

斷吳姓黄翰臣等不遵控府提審抗不到案揑散

揭帖威逼族衆稱寃過楚以圖挾制帶領男婦三百二十人由藍山縣往臨武經星子巡檢司會同臨藍營叅將出城阻拏並好言勸慰始各回籍當即諭令回家安業仍移營協同密拏為首鼓衆之刁棍黄明威等不意甫獲黄待聘一名行至石馬逕地方忽被黄姓族衆百餘人攔路刦奪而去等情據報臣即檄行按察司會同布政司迅差嚴提確審如果審有該知州狥情枉斷之處自應據實





揭報

題參若審係黃翰臣等恃強鼓衆裝點出境形徑希

圖挾制問官情事是實務執法重究以警刁頑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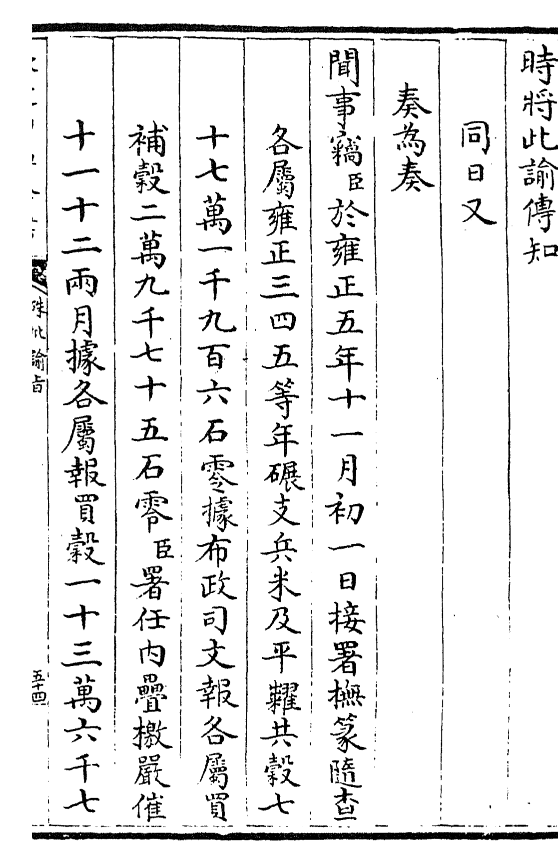
遏兇横者也所有據報情由合先

奏明伏惟

睿鑒謹

奏

此等刁風萬不可令其滋長當盡法懲處楊文乾回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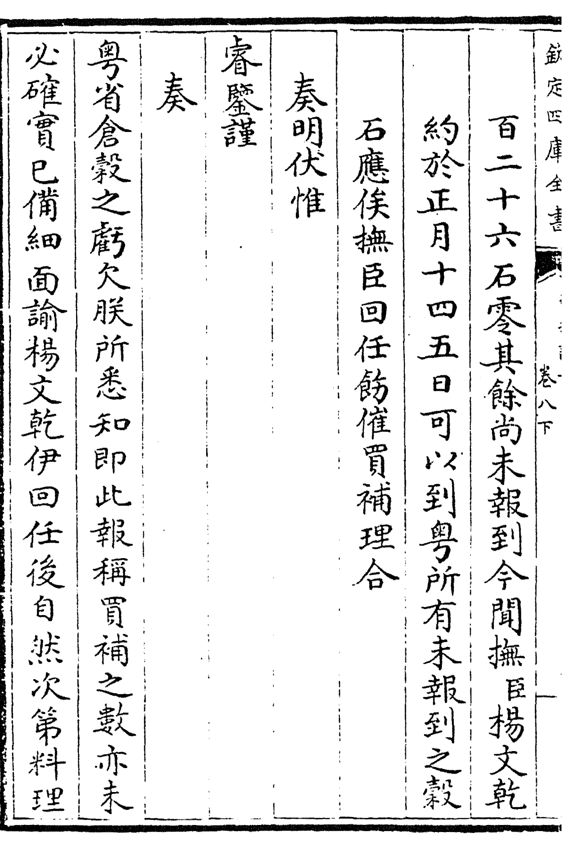


時將此諭傳知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於雍正五年十一月初一日接署撫篆隨查
各屬雍正三四五等年碾支兵米及平糶共穀七
十七萬一千九百六石零據布政司文報各屬買
補穀二萬九千七十五石零臣署任內疊檄嚴催
十一十二兩月據各屬報買穀一十三萬六千七




百二十六石零其餘尚未報到今聞撫臣楊文乾約於正月十四五日可以到粤所有未報到之穀石應俟撫臣回任飭催買補理合

奏明伏惟

睿鑒謹

奏

粤省倉穀之虧欠朕所悉知即此報稱買補之數亦未必確實已備細面諭楊文乾伊回任後自然次第料理

同日又

奏為議將回籍流民墾荒安插免再入川事竊粵東人民有從前挈家流入川省經川陝督臣岳鍾琪

奏明奉

旨發營田水利捐項解川為牛具籽種口糧等費仰見

我

皇上天地生成大德不使一夫失所之至意臣細推其故祇緣川省多未墾田畝米肉價值較賤於粵是

以無識愚民赴川者衆臣自上年十一月内准部
咨即分飭通省官吏務查該管地方如有男婦成
羣經過務必盤詰禁阻慰勸回籍毋仍膜視隨據
韶州府知府禀報於上年十一月内有始興等縣
男婦多人經過韶地欲往湖南入川者當經各官
勸諭回籍臣又訪得有一種包攬棍徒訛言川省
米内價賤一去落業立可富饒每户得銀包送愚
民被惑不特貧者墮其局中即有業者亦鬻產以

求富足臣現在檄查勒令回籍因思此等愚民赴
川如歸者以傳聞川中地土閒曠易於謀生也臣
查粤省高雷廉三郡儘有荒地可資耕種而曾無
一人就墾者總縁粤俗强梁未開則置不問遇墾
則來訟奪是以長年任委草莽臣與督臣孔毓珣
商議將三郡荒地内有不係沙礫可開墾者盡行
查出分别是官是民杜其爭訟之端寛以陞科之
限將勒回入川男婦並各屬有願去開墾者取具

各官印結一概遷就落業積至多戶聯成保甲以為安置流民之所至於籽種牛具口糧等費其力有不能者臣與督臣公同捐給令撫臣楊文乾將次到粵臣知識淺陋所議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勅發督撫臣再加詳議具
奏統惟
睿鑒謹
奏

此議甚是去歲孔毓珣楊文乾將粵省所有開荒之地

亦經奏聞請旨

雍正六年五月初四日鎮守廣州將軍臣石禮哈

謹

奏為奏

聞事本年二月至三月中旬以前廣州得雨日期及田

苗長發情形臣經摺

奏在案自三月二十日以後由四月至五月初間或

二三日一雨或五六日一雨或一雨連朝竟夜或一日乍雨乍晴均勻調暢俱非暴風疾雨人人皆說廣州遞年雨水無似今年及時恰好現今早稻茂盛穎碩儘有十分收成指日登場所以民間囤穀出糶米價日平目今好米每石不過一兩二錢五分次米一兩一錢五分臣思雨暘時若禾稼盈疇皆由我

皇上敬

天勤民

躬親耕耤廣祀

先農是以太和協應閩省官民欣逢大有仰頌

皇仁所有感激歡忭輿情理合具摺奏

聞謹

奏

覽廣省雨水米價情形深慰朕懷此皆該督撫孔毓珣

楊文乾知過自新實心任事之所致若似阿克敦常賚

等督撫雖朕一人極盡敬勤欲望

上天如此垂庥斷不能也實與朕無涉

同日又

奏為披瀝下情仰懇

睿鑒事竊臣蒙

皇上畀任廣州一年於茲無可仰報惟以樸誠愚直慎

守職分久荷

聖明洞鑒臣到廣州因先年湖廣五開衛守備李孝一

案奏
非楊文乾疑汝乃汝疑楊文乾也
旨着湖廣督臣楊宗仁明白回奏撫臣楊文乾疑係臣
所奏即誡屬員云此人極好奏事曾奏五開衛守
向汝述斯言者必係匪類令文武不和擾亂地方之小
備李孝一事致吾先少保明白回奏今須各人留
人於此處不能卓然自立如何做得封疆大吏
意以此外和內忌事事牴牾但五開衛守備李孝
一案是否臣之所奏
尤屬可笑朕何暇照及汝此等瑣屑之屈
聖明照矚臣實不知其由又因臣承審李濱一案致怨
於臣此案督臣孔毓珣署督臣阿克敦俱經審過

雲撫常賚係原舊承問之員備知始末經 臣 批司
道會審前來檢閱從前供看未嘗不為詫異及至
會同公勘再四推鞫堅供不移但此案止有李濵
一人 臣 是以看內有均屬李濵一口之語詎知據
供覆
奏竟攖撫臣之怨遂與 臣及撫 臣常賚并官達方顧
此事原係汝自有不是處如何怨人之怨已
汝四人既可朋謀傾陷楊文乾撥之聖人以直報怨之
瑛等俱成不解之讐無事不思中傷不知置 臣何
言則楊文乾亦屬情理應當設非朕燭而無私楊文乾
地而後快意如奈番禺縣余祖蔭縱盜殃民一案

豈有今日若詣前違方顧瑛實乃自取使揚文乾不思
疏稱有將軍標馬兵朱國用張奇貴駐防旗人小
報復朕亦必令其報復即汝等四人皆係自陷自身與
衛等語查粵東山海交錯明火執械刦財殺人大
揚文乾何尤汝四人合力陷伊智可謂巧矣力可謂足
盜比比皆是督臣孔毓珣踈防察案可稽至鼠竊
矣尚不能陷揚文乾一人彼揚文乾止係一人有何能
狗偷無地無之臣思八旗四營兵壯家口不下數
何術而陷汝四人耶業已謬誤則亦已矣似此欲益彌
萬餘人臣總理大綱竭力整理教導亦止一年有
彰媿土塞流之舉不過小兒之戲劇耳豈可施於朕前
餘如何能使人人盡為良善不致偶有一二犯事
觀汝器量甚屬褊淺而庸愚總不深知朕俟汝來京朕
如壯丁唐國勷逃去數次在外掏摸臣令永遠墩
再面加曉諭茲汝之所以得邀恩宥者因朕念汝實心
門又壯丁崔大持刀行兇臣已遵例充發又壯丁

任事猶有學好向上之志且年少尚可造就故爾從寬

張璟喫酒無賴教訓不改臣亦解部發遣不肯少

此事王謩尹繼善已盡情剖析奏聞與朕所見絲毫不

為寬假至於旗人小衛遍查並無其人止正白旗

爽今駕此一偏萋斐之詞欲來熒惑朕之耳目不知視

有壯丁魏觀福先經逃走今撫臣叅案內必列將

朕為何如主耶若竟不知朕衷則誠為無用之廢材矣

軍標駐防等字總欲形容臣不能勝將軍之任如

到京日欽聆面訓似此實不能勝任也何待伊之

候補通判署羅定州知州李達德係前山東撫臣

形容

李樹德之堂弟撫臣楊文乾以山東曹州知州先

經李樹德題陞東昌府知府後以東昌府卓異陞

前旨甚明朕所料不謬令言撫臣之世交乃汝自行檢

榆林道故李達德恃撫臣世交敢驕亢無禮臣由

舉也是汝之過奏朕何益

同知歷掌

聖恩用至將軍接見文武屬員頗多即平行衙門未有

不候傳稟直入川堂之理其時李達德來臣衙門

轅役不敢攔阻直至川堂臣因含容接見達德即

訴號房阻辱臣遂責革號房以抒其忿達德盛氣

不息臣安慰至再猶復出言無狀大罵號房而去

在臣何足為輕重將軍實為

寧有將軍如此凌辱地方官之理乎

朝廷封疆大臣臣以體統所關具咨督撫二臣不過

欲其申飭教導原不必列之章奏乃撫臣見咨密令李達德申詳並列一疏

遇此等事竟不題達亦猶夫常賚石禮哈欺隱之輩矣

題明殊覺蔑視將軍並許達德已有保奏之摺更見

何消自說不但無容人之量兼且失大臣之體

臣無容人之量至撫臣奈原任布政司官達內幕謝禹臣等之事在官達歷任京職吏治未諳不識漢字凡事取決於內幕以致家人幕友串通作弊

可笑何不早言之

辯已遲矣

不能保其必無至云 臣 留其新舊交代之說 臣 於去年十一月初五日接准部咨奉

旨官達方顧琰俱著解任文內即有王驀尹繼善各前往署理布政司按察司印務等因到臣 臣又先於十月二十八日接閱邸抄九月二十五日奉

旨少詹王驀郎中尹繼善差往廣東省著馳驛前去臣意既係馳驛來粵自不日可到臣移商督臣孔毓珣亦謂署員馳驛前來似無庸另委等語臣查廣西撫臣韓良輔奉

旨解任曾候署撫臣阿克敦到任交代則官達方顧琰

亦係解任之員非革職可比似可照行所有臣署

妄誕之極此事朕未聞汝罪更屬難逭也

任內一切章奏仍俱列三人職名臣實毫無私意

難逃

聖明照察再臣奉署撫篆閩督臣孔毓珣署撫事時曾

延江南人黃元湜辦事臣於十一月內從南海縣

署借延入幕至封印隨即酬送而去並不知其曾

在李濱處辦事今撫臣楊文乾善於巧詆中傷或

自行乖謬而以他人之據實處皆為巧詆無乃良心喪盡耶若依汝論必件件代汝隱諱之人方可與之共事

以黃元湜為李濱舊幕且為臣辦事兩月藉為口

殊難得其人也

實亦未可定臣不得不預為

預為奏明亦復何益徒增己之罪責耳觀汝此奏實為

奏明仰冀

不安之至

聖聽伏念我

皇上日理萬幾宵旰不遑若臣下挾嫌校短論長縱使

理直未免煩瀆

尚敢覥然人面書此二字可發一大笑

宸聽殊非大臣公忠之體況臣年四十有五屢沐

聖訓裁成頗知敬慎不敢孟浪故任撫臣極力翻騰臣

仰賴

即說計量亦無策與之計量矣此一奏可謂伎倆已窮

聖明並不與之計量況臣又奉北路之

朕即位六年以來實未令一人被人陷害似此自陷自

命期在夏秋為日無幾更宜忍受惟是文武大吏最宜

害之人處分無數矣大奇

同寅協恭安輯地方今臣自處謙退而撫臣必不

相容誠恐有廑

汝父子果念及爾祖不當為此等人物負國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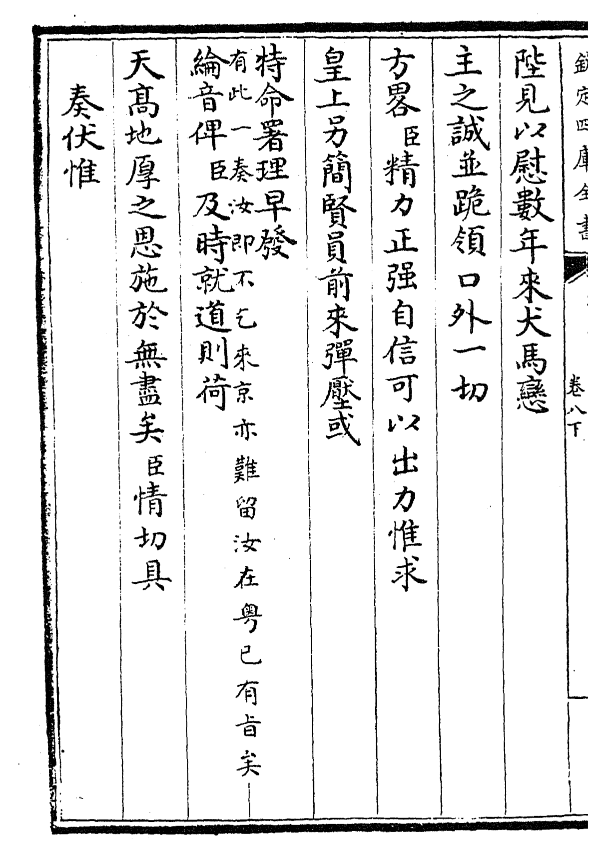
聖懷臣自揣自臣曾祖石廷柱從

龍以來世受

國恩臣父石文焯蒙

聖主隆恩歷任巡撫現今陞授吏部左侍郎臣蒙

聖恩高厚位至將軍荷
寵遨榮至此已極臣夙夜冰兢實切圖報前奉
硃批北路之役臣誠感奮踴躍比月以來身雖在廣安
居心已先馳北塞現令八旗弓馬較昔可觀交鎗
純熟所有八旗旗幟甲衣交鎗將次造完至旗營
丁口偶有鼠竊狗偷之事已嚴行該管官加意防
範若呼類逞强魚肉小民妄行生事故習可保必
無臣儘可赴京




陛見以慰數年來犬馬戀

主之誠並跪領口外一切

方畧臣精力正强自信可以出力惟求

皇上另簡賢員前來彈壓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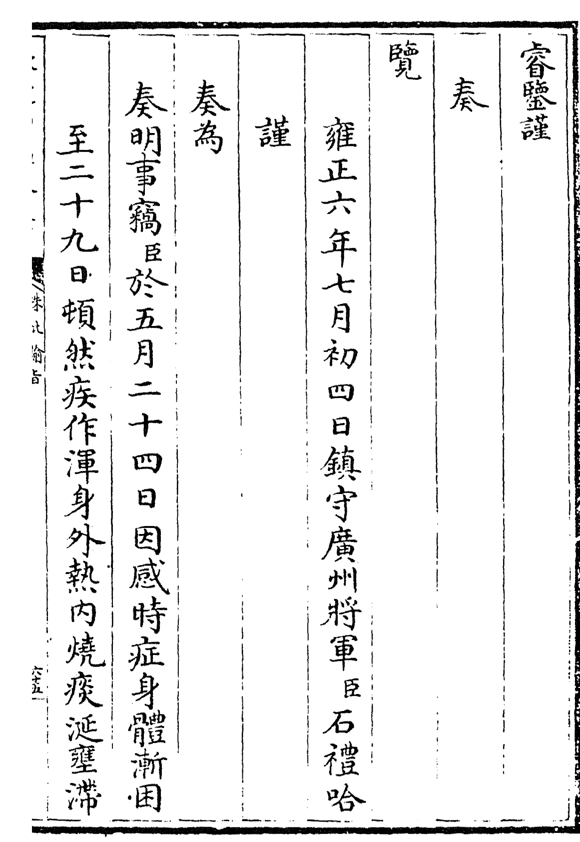
特命署理早發

有此一奏汝即不乞來京亦難留汝在粵已有旨矣

綸音俾臣及時就道則荷

天高地厚之恩施於無盡矣臣情切具

奏伏惟



睿鑒謹

奏

覽

雍正六年七月初四日鎮守廣州將軍臣石禮哈

謹

奏為

奏明事竊臣於五月二十四日因感時症身體漸困

至二十九日頓然疾作渾身外熱內燒痰涎壅滞

語言發譫神氣昏迷十餘晝夜目不交睫至十二

日齎摺人回署蒙

皇上天恩賜臣上方良藥臣始於十三日甦醒臣先病

重之時正在昏迷間撫臣楊文乾將奉

旨會審李濵一案咨移到臣訂於六月初四日會審臣

據病咨覆後臣稍省人事已知撫臣

題請展限在案臣竊念感此病症自分萬無生理又

五月内臣妻病故臣當妻亡子幼之時遘兹重疾

乃幸託

聖主福庇復獲保全皆我

皇上心通化育德動神明遂使犬馬之微臣亦順

栽培之洪願既圖報之有日自感戢於靡涯但臣病稍

蘇撫臣隨亦病作臣令扶人可以行走而撫臣又

於七月初二日不省人事矣所有臣患病展限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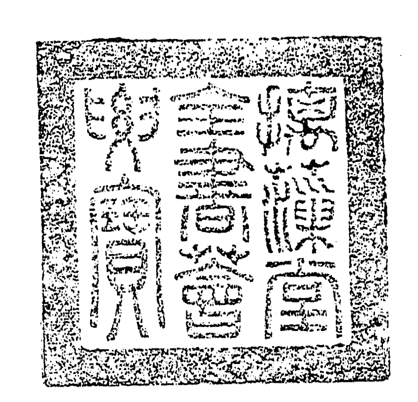
由理合

奏明伏祈

睿鑒謹

奏

汝二人違朕訓誨剛愎自用負此乖戾之氣必致於不肯改事而後已今雖稍蘇倘仍不知愧悔改過遷善不知事之病將復作矣慎之慎之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馬啓泰

謄録監生臣丁　楷